

按清世宗好佛學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嘗刻御選語錄宗鏡大綱經海一滴煉魔辨異錄及重刊宗鏡錄諸書行世其在潛邸時即喜與禪衲往來曾著集雲百問令京外名僧贊偈又著破塵居士語錄稿凡數易皆親筆修改又有與圓壽允祿福彭鄂爾泰張廷玉天申問答諸稿具存故宮檔案箱中凡當時有關於佛學之諭旨實錄聖訓多不載茲從懋勤殿舊檔檢得采著於篇

一

昔我世祖章皇帝聰明睿智臨御寰區萬幾餘暇留心內典相傳國師玉琳琇禪師木陳忞並蒙宣召均荷眷注而其實玉琳之受知在先恩禮優渥及力辭告退還山時皇祖留其徒邱溪森在京欲令主席玉琳琇以森年齒尚少遂轉薦木陳忞如是始蒙召見兩人之知遇本自不同厥後皇祖諭音再召止及玉琳琇而不及木陳忞是則玉琳琇木陳忞之優劣早已在聖心洞鑒中矣朕前

在藩邸究心經史之餘偶拈性宗實有所見自御極以來旰食宵衣勤求治理無暇論及且恐天下臣民不知朕心者或起崇尙佛教輕視政事之疑原欲俟十年後庶政漸理然後談及佛法今御極已十年矣向檢閱玉琳琇木陳忞語錄見玉琳琇所著性地超脫乃直踏三關者實能丕振宗風闡揚法旨至於木陳忞語錄文采華麗其中雖不無可取而有支離牽強處然亦具正知正見於法門尙無大過但所著北遊集六卷則乖謬之語不堪觀閱今試舉其一二如紀載云上一日語及近來經生只做得幾篇腐爛時文於己身性命二字全不留心師對曰皇上但懸一格有人悟得祖師禪定即與他今科狀元自然個個留心矣據木陳忞此言是以祖師禪定爲博取狀元之具且國家以狀元之名誘人參學尙得謂之禪定乎何議論卑鄙至此又如紀載云上一日朕觀老和尚上堂與報恩和尚不同何也師曰道忞舉行出自清規玉兄猶仍時套蓋一向沿習教家故耳朕觀玉琳琇之舉動高於木陳忞遠甚乃木陳忞以清規自居而譏玉琳琇爲時套可謂不自知分量矣又如紀述世祖諭旨云願老和尚勿

以天子視朕當如門弟子旅菴相待此等尤爲誕妄之至又如紀載云上龍性難櫻不時鞭朴左右偶因問答間師啟曰參禪學道人不可任情喜怒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者此也上點首曰知道了後近侍國柱語師云如今萬歲爺不但不打人即罵亦希逢矣又萬歲爺極贊老和尚胸懷平坦亦最慈和樂易云云思此乃必無之專明係憑空結撰者蓋因木陳忞當日結交內侍間中探問皇上喜怒而李國柱寺宦小人本無知識但見上意優待木陳忞如此遂附會以答之而木陳忞竟公然寫此一段以自爲功能欲以盜竊名譽似此世謠流布庸鄙之行豈真抱道之人所爲耶其他誇耀恩遇時俗卑陋之詞屢見於篇中不勝縷述當日玉琳琇之叨蒙恩遇過於木陳忞而玉琳琇語錄中除佛法之外曾無一字紀載聞其兩次還山時有人問及內廷召對因緣但答以皇帝恩重一語而已其法嗣邱溪森奉旨留住京師數年亦時蒙宣召恩遇極隆皇祖曾降旨欲封爲禪師邱溪森以父子不敢並受封號奏辭甚力及閱其語錄止言佛法並無紀載誇張之一語是邱溪森之卓識高見亦如其師較

之木陳忞則相去霄壤矣玉琳琇著賜祭一次邱溪森著追封明道正覺禪師賜祭一次以示朕禮重純修表揚正梵之至意惟有骨巖行峯者玉琳琇之弟子也會隨本師入京因作侍香紀略一冊以紀恩遇其中荒唐誕妄之處不可枚舉如云端敬皇后崩邱溪森於宮中奉旨開堂日勸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等語我朝並無以人殉葬之事不知此語從何而來又云上郊祀天壇皇太后皇后皆同往此等皆如夢中囈語不知爲何人所欺誑而冒昧筆之於書也其他錯悞鄙俚處覽之令人噴飯且侍香紀略前有吳世璠序文云昔老和尚自京師回見人錄寫萬善殿中召見問對因緣便加訶斥則此紀略老和尚在日若見亦訶斥否據吳世璠序文之言是行峯之紀載人人共知其非常時必早有指摘之者乃行峯下愚執著不移況玉琳琇之清風定識超越塵凡此等紀載既其所深惡而行峰忍於背其師而爲之在國家則爲不忠在師門則爲不孝其罪詎可逭乎蓋法門廣大緇流雲集狂悖無知之人假名樓托者不少如我皇考昔年巡幸所至或有遠近僧衆前來迎駕皇考視之如田夫野老亦不

可拒絕或問話一二語或遇古刹叢林暫時駐蹕偶賜御書以彰勝蹟其名利禪徒匍匐泥首之情態人所共知此朕所目睹者而僧衲中竟有無知妄人於瞻仰天顏後即私亂紀載以無爲有恣意誇誇刊刻流行以煽惑聽聞者此即行峯無恥之流也朕前在藩邸常與禪衲往來講論性宗之學不無一番狼籍迦陵性音頗相接近常日聽其言論於正知正見不可言無而情性好干世法其行履未能貼實是以朕御極時諭令歸隱蓋恐其與法門無益也越數年聞性音間寂朕以時下宗徒類多謬參法席不達佛旨較之性音更爲遠遜如是將伊勅部賜議迫封禪師又因伊昔開堂說法爲禪衆所稱想其語錄自能裨益佛教因亦諭令人藏朕即位後十年來辦理政事於釋典一函一軸實未曾披閱近日方經詳悉觀覽性音之所著述較之從言詮知解邊薦取者不無稍優而含糊處不少惟露一己之爪牙其失指接人之婆心似此究未徹底利生之作何可以爲人天師範朕從前失於檢點亦性音辜負朕恩處者削去所賜封號其語錄入藏者亦著撤出况伊之法嗣數人俱屬庸庸之輩其中或有如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論旨

三

文獻叢編

行峯之狂悖無知將朕向日加恩性音之處粧點誇張妄行紀載以欺天下後世者亦未可定著該部行文各該省督撫留心訪察不得容伊等將朕當年藩邸之舊跡私記存留違者重治其罪夫佛教以明心見性與善能仁爲本與儒教亦相表裏然必其人可傳其書則覺世厲民可獲利濟之益若如木陳忝之北遊集行峯之侍香紀略則市井浮囂虛僞之談並無關於佛法且有有害於人心若聽其流傳不行銷燬後世之帝王見之必以延接緇流爲戒則佛教淪落信心者懼於護持乃一二妄說貼之咎也著該部行文各省將北遊集侍香紀略及聖祖皇帝巡幸時僧衲紀載之書其中除講論佛法外凡有書寫時事虛妄捏成誇耀恩遇者概行查燬並曉諭衆僧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他日查出以不敬律治之行峯有玷伊師玉琳琇之教自行峯以下及其徒衆著直省巡撫詳細查明盡令削去支派向後永遠不許復入祖庭現在開堂說法者即摘錄板另選玉琳琇下別支承接方丈此與常住道場十方參學人無涉地方官不得多事侵害木陳忝亦應照此懲治但念伊當日曾受皇祖之恩眷

且伊師密雲悟契宗門之妙諦得教外之靈樞所著語錄諸書實有裨於禪教著從寬免其處分但表褻其過以明告天下如此則天下後世之盜竊佛法以逞其狂誕之言肆其詐僞之行者知所戒庶幾不負我皇祖當年護持佛法之盛心焉特諭

二

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知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勵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論旨

四

文獻叢編

百人和睦持此風致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利息於家萬利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洪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戒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爲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捏爲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謬說也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啟天下以崇尙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談論論俟庶政漸理始舉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詆毀者之非今逾十年矣聽政餘暇偶將朕之所見並昔人論說數條舉以示天下之學道者古人有曰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一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羅曇三藏之大慈悲爲其本事跡雖異理數不殊皆可崇可慕者又有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有曰佛之言性與諸書同聖人同其性則廣爲道德人能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

推德於人則可以福吾親可以資吾君之安天下又有曰佛之道與王道合王
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佛之道亦曰中道不偏不邪其旨相同又有
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進於安行由自利而至
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又有曰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
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密由禪定而到彼阿耨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有曰天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而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
治身以其緒餘土宜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
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而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以上數條皆
於聖賢之理同流共貫未見其爲謬異也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
各有所專其各有所長各有不及處亦顯而易見實缺一不可者夫習釋道之
學雖有偏有正而習儒者之學亦有真有僞即如釋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
術愚人是固釋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覽詩書高談仁義而躬蹈亂臣賊子
之行者謂非名教之罪人乎若掩人之長而斥其短隱己之短而誇其長互相
肆口詆排者皆私許小人形態非仁人君子懷德抱道之所爲亦徒見其不自
量耳數年來有請嚴禁私自剃度者有請將寺觀改爲書院者有縣令無故毀
廟逐僧者甚至有請僧尼悉行配合夫婦可廣增人丁者悖理妄言惑亂國是
不思驟寡孤獨爲國家之所矜恤彼既立愿出家其意亦爲國家蒼生修福田
耳乃無故強令配合以拂其性豈仁君治天下之所忍爲乎因皆下愚小輩朕
亦未窮治其妄誕之罪至於品類不齊其中違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懲創之條
而其清脩苦行精戒明宗者則爲之護持其邪說外道則嚴加懲治如道恣行
峰之紀載謬忘法藏弘忍之說猖狂朕悉降旨指摘決不令混冒正法以致
眞僞罔辨也朕於三教同原之理探淵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
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醒醒焉故委曲宣
示以開愚昧凡有地方責任之文武大臣官員當誠是朕旨加意護持出家修
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特諭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五

文獻叢編

上諭世宗釋道三教各有所宗究之三教之用雖殊而其體則一蓋古近只
此一理其立教者大抵皆生知上哲超越等倫之人如吾儒之五帝三王先聖
先師如釋道之佛老皆性地通明全體靈澈皆洞燭至理之精微元妙者是以
言性言心曰中曰一無不融合但各就所見爲之闡發流傳以膺民覺世故周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實皆不出一貫之道惟淺嘗涉獵
之人竊其糟粕遂各立門戶互相詆毀如冰炭之不相入若造詣精妙深入理
域能究明宗旨者自然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初無彼此之分如釋氏闢元門爲
外道及朕親紫陽真人悟真篇後所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
禪宗即宗門禪師似此圓通無礙者亦不多見紫陽真人若非眞契禪宗便欲
託言欺世亦不能也假使元門之理果超於釋宗則眞人只應專事元門又何
必旁及於宗門耶如謂禪宗之理妙於元門眞人若懷人我之見竊其說以附
合其教何難之有但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爲蓋元教若果遜於禪宗則眞人又
何難舍道而從釋豈肯爲此兩歧之學耶今觀其所著悟真篇則不雜宗門一
語而所著外集則不雜元門一語可知道本一原理無二致所謂並行而不悖
者此也或謂宗門言性不言命元門修命不修性是皆於至理未能貫通支離
謬說耳紫陽眞人所著悟真篇不特爲道教眞詮即此外集亦釋門中最上一
乘宗旨況歷代在家人有通曉禪理者皆呼之爲居士將其著作收入佛藏之
中者有之紫陽眞人乃洞徹禪宗之淵微提掣性天之綱領朕心深爲悅服著
加封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眞人用昭朕敬禮之意其所著外集著編入佛藏以
明至道同歸眞修不二之秘要其與吾儒並行不悖之處亦即此可見而末學
拘迂妄生區別者亦可以祛其迷惑矣特諭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六

文獻叢編

三

四

上諭朕惟佛道弘深普濟萬品宗師闡揚妙旨救拔羣迷使衆生利益福田不
墜慧命在沙門則當遵其覺範在護法自當崇其眞修朕閱古德語錄選輯僧
肇以下諸大善知識之作刊示來今因念諸家成禪後學實得佛祖妙心宜示
褒揚特加封號除紫陽眞人永明壽禪師苾芻森禪師俱已另降諭旨玉林秀

禪師已蒙世祖章皇帝授封外其餘未封者俱加封號其經前代已封者俱增字加封僧肇勅封大智圓正聖僧禪師永嘉覺勅封洞明妙智禪師寒山勅封妙覺普度和聖大士拾得勅封圓覺慈度合聖大士趙州諡加封圓證直指真際禪師雪竇顯加封正智明覺禪師嵩山祐加封靈覺大圓禪師仰山寂加封眞證智通禪師圓悟勤加封明宗眞覺禪師並令該地方官致祭一次俾天下後世參學大乘者如果能實修實證利己利人則千百年後帝王猶爲之表彰是亦勸勵之道也特諭

五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僧超盛生長宦族幼讀儒書秉性樸淳賦資穎慧偶因墮車危殆遇救獲甦頓悟生死夢幻之理皈依梵教其夙根有自來矣經朕召見略加提持遂能直踏三關洞明妙義近代禪師中之所罕遇目今宗徒內無有出其右者朕心嘉悅特封爲無闕永覺禪師以表眞僧宣揚法器其應行事宜該部察例具奏欽此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七

文獻叢編

六

諭禮部朕閱歷代禪師語錄擇其闡揚宗風圓通厥微實能提撕後學弘濟無盡者將肇法師等十三人既分編卷帙刊刻流通又加封賜祭以昭崇獎之典矣夫宿德開士代有其人果其親到眞實究竟之地一言一字垂於後世皆足拯拔迷塗續紹慧命復將從上名僧細加評量如寶誌等二十人實皆爲出類拔萃之善知識寶誌著封一際眞密禪師馬祖一著封普照大寂禪師南嶽思著封圓慧妙勝禪師石頭遷著封智海無際禪師南陽忠著封眞實大證禪師長沙岑著封洞妙朗淨禪師清涼觀著封妙正眞乘禪師黃蘗運著封正覺斷際禪師臨濟元著封眞常慈照禪師投子同著封智照慈濟禪師洞山价著封淨覺悟本禪師曹山寂著封寶藏元燈禪師元沙備著封超圓眞鑑宗一禪師天台詔著封妙慈圓徹禪師藥山儼著封達宗弘道禪師羅漢琛著封本覺應眞禪師法眼益著封妙光法眼智藏禪師天衣懷著封圓湛振宗禪師蓮池祿著封淨妙眞修禪師並著該地方官致祭一次其雲門偃舊封慈雲匡眞弘明宣傳朕之所冀望焉特諭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

八

文獻叢編

七

上諭蒙古黃梅告曹溪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途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夫所謂隨機引導者必其人眞參實悟法緣已至不先不後如洪爐之融雪如是方便接引仍只自性自度匪假導師纖毫之力不移自己絲髮之步而眉毛拖地之深恩枯木吟龍之境界自有兩不可認者若其勉強告語則金鑊誤用刮目多傷未得本明先成狂醫矣三關妙旨累進而上言思俱絕歷來古德宗匠多止提唱初步至於重關不過密隱於語句之中令至者自會未嘗輕以一字一句繫纏學人累他墮入情推識解也即觀向來宗師透重關者亦不多見近年以來幾至埋沒不續矣朕因加意提撕而諸人感朕開示

之恩努力精進於是因真參而得實悟透重關者頗有其人此實從來罕遇者固然可爲慶快但爾諸人自知自利利他如月印月則從此爲人提持途中須當善爲偷自圖直截不顧他人迷誤將就徇情如經云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總不知者其障人正知正見起人顛倒狂亂則且置而以虛傳虛如今日宗徒之初步假相爲害奚可勝言古德提唱初步語句不知何時被始作俑者入地獄種子道破所以蓮池大士有云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辨捷給者窺語錄中間答機緣便能摸倣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倣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自謂真得似此妄談般若罪在不原斯語切中妄參妄付痼疾况乃重關一著豈可耳受口傳令人墮有著空迷封滯殼逃坑落塹認影迷頭徒添種種邪見古德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人說又云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蓋爲此步說也此乃拈花正宗皆古佛大慈大悲爲此實語如語真是後學之模範透重關者若不念毒藥醍醐本同一味或圖捷近得人或溺愛門徒或逢迎士大夫信口說破不將真參實悟期

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論旨

九

一 文獻叢編

望後學而乃牽引初參放出無明橫生知解羣起狂華輕慢大乘不特自誤誤人必墮地獄此乃有意斷絕慧命之重罪非尋常小過之可比朕實深懼爲此諄諄訓誡已詳細申明利害爾諸人切宜誌之偷不知尊重泥犁之罪乃汝自取與朕無涉若實得汝等真參實悟之人又不可吝法而不授也特諭雍正十三年三月朔日諭

戴鐸奏摺

按戴鐸為雍邸舊人歷任道職雍正元年因事解四川布政使職後發與年羹堯軍前効力三年五月初七日上諭云沈竹戴鐸乃朕藩邸舊人行止妄亂鑽營不堪暗入黨羽捏造無影之談煽惑眾聽壞朕聲名怨望譏議非止一端朕隱忍多年及登大寶知此二人乃無父無君之輩寬其誅而皆棄之不用云云(語見同年五月十七日年羹堯奏摺)今檢慇勤殿檔中有戴鐸摺一帙係十摺合鈔一帙並非原摺似為戴鐸獲罪時飭令補寫者其批詞亦似非原批疑雍正後來改作以掩飾天下耳目者特照錄之

一 康熙五十二年

奴才戴鐸謹啟主子萬福萬安奴才每思人生在世百歲無多上之不能從赤松子遊得達摩祖隨作古今來第一流人物次之又不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甘隱逸於林泉下而隨波逐流碌碌一世醉生夢去與草木同腐朽良可悲也幸逢我主子有堯舜之德而奴才受格外之知惟因身居外吏不能日近天顏

戴鐸奏摺

文獻叢編

雖有微衷無由上達即或偶言亦難盡備此奴才之日夜抑鬱而不能自安終身隱恨而時為愧赧者也然當此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奴才雖一言而死亦可少報知遇於萬一也謹據芻蕘之見為我主子陳之皇上有天經之資誠為不世出之主諸王當未定之日各有不並立之心論者謂處庸眾之父子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處眾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竿彼有好瑟此有所勝此其所以為難而不知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無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無所疵其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為忌無才者以為靠昔者東宮未事之秋側目者有云此人為君皇族無唯類矣此雖草野之謔未必不受此二語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時之小忿而忘終身之大害乎至於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優禮也一言之譽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讚即可伏禍之根主子敬老尊賢聲名實所久著更求刻刻留心逢人加意

崇為皇上之親信者不必論即漢官宦侍之流主子似應於見面之際俱加溫

語數句獎語數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賜而彼已感激無地矣賢聲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論誰得而逾之至於各部各處之閑事似不必多於與聞也本門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難報答尋事出力者甚多與言及此奴才亦覺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損受利受益者未必以為恩受害受損者則以為怨矣古人云不食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況主子以四海為家豈在些須之為利乎至於本門之人豈無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櫝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長何由表見頃聞奉主子金諭許令本門人借銀捐納仰見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更求主子加意作養終始栽培於未知者時為親試於已知者思上加恩使本門人由微而顯由小而大俾在外者為督撫提鎮在內者為閣部九卿仰藉天顏愈奮勉雖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嘗非東南之半臂也以上數條萬祈主子採納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學問淵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徹豈容奴才犬馬之人芻蕘之

戴鐸奏摺

文獻叢編

見奴才今奉差往湖廣來往似需歲月當此緊要之時誠不容一刻放鬆也否則稍為怠懈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學素俱高人萬倍人之妬念一起蓬念即生至勢難中立之秋悔無及矣冒死上陳之罪實出中心感激之誠萬求主子恕其無知憐其向上俯賜詳閱納行則奴才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蒙批語言雖則金石與我分中無用我若有此心斷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倘有希圖之舉乎至於君臣利害之關終身榮辱之際全不在此無禍無福至終保任汝但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語言切不可動慎之慎之

二 康熙五十四年

奴才戴鐸謹啟主子萬福萬安奴才叩辭主子後於六月內到杭州主子所交給總督滿保東西奴才一路小心收藏並無損壞俟到福建時再交給錢老哥圖巴禮也所有奴才覺得杭州金花土產等物數種進上求主子晒留賞人則奴才感沐無既矣特此啟聞